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如此京華
第十六回 紈扇佳人棄擲恨 縫窮婆子定情詩

卻說鶴山見了那袖中一紙，百鍊鋼腸，便變成柔能繞指，可知這紙是關係最重的了。只為關係最重，便不得不留這機關，做個初集下（上）卷的結束。且說挹芬自經季伯純老名士賞識在前，長鶴山公子續歡於後，這一廬精室，竟變了塊鼎內禁燴，位置愈高，生涯愈冷，偌大個皮肉門庭，竟每況愈下。

有人說小鳳這句話差了，京城裡頭屯著數萬的部曹，除了到部簽到以外，在辦公室內昏聩打了個瞌目充，醒轉來時，那一個不驅車走馬，向衙門尋蜂覓蝶。現放著個名滿縉紳的豔妓，那得不拚著性命的來死嗅餘香。不知道那位老名士季伯純是個著名醋罐子，不要說是個心上溫馨的挹芬，便是他本籍家中的一花一草，也不許擅動一動。如今內倚故舊之親，外結君臣之重，縮了國家重權，這些知風識趣的部曹，那裡還敢與挹芬親近，犯著割靴的嫌疑。所以每過挹芬門首，都說此中有人，急急疾趨而過，倒像逗留半晌，便有考成關係的一般。那些部曹便眼看挹芬雪亮的銀牌，不敢問津了。

再有些附庸風雅的小名士，平日也算京中獵豔偷香的妙品，聽了「挹芬」兩字，未嘗不涎垂一尺。只可惜被鶴山猿臂善射，早已一箭中鵠。那些名士先生都半是在鶴山肘下作生活的，一聽津浦道中攜手北上的豔史，便把舌頭伸出三尺，說：「這是魏武席上的宓妃呢，不要說真個銷魂了，便是無端平視，也要像磨磚公幹的呢。」從此除卻鶴山到院，做個《繡襦記》裡扶頭的樂道德外，再也不敢多走一步。

你想京裡除卻這部曹、名士兩種人，趕車的有釘棚，買賣的有茶室，誰還敢自負太高的來挹芬家走動呢？偏是那位伯純先生是在人面前言規行矩，自比黃石齋再世的，非時會湊巧，得兩三言行無諱的知己，不肯到來。鶴山又內懼愛妾，外戀變童，平日取精用宏慣的，不暇日夕顧問，挹芬生涯那得不清淡起來。

這天晚上，鶴山在挹芬家小飲了一回。一個是慕伊榮華，願呈色相，一個是憐他秀慧，脫略形骸。不盡的郎情似水，妾意如云。鶴山臨走時，攜著挹芬笑道：「留些豔緒，充個他年並蒂罷。」挹芬聽了，非常熨帖，歡歡喜喜的送鶴山走了。接著沈寡婦一腳踏了進來，笑問道：「長公子今天總賞下來了？」

挹芬道：「急些什麼呢！」寡婦道：「敢還沒丟下個大錢麼？」

挹芬道：「媽又來了，絆得住這樣人兒，還怕少了吃的穿的？你老人家放心著罷！」

寡婦變色道：「呸，我早知你這蹄子變了哩。你自己想想看，茶哩飯哩，養到你什（這）麼大，丟了臉做這營生兒，難道備犧牲著充大官大府白樂的麼？我今天告訴你，從他同一個什麼姓李的踏進門來，人家誰不說沈家女兒爬上來了，卻貼茶貼酒的不算，還被這一老一少的殺才趕掉了不少主客。先前倒還好，有時沒時開發些出來，如今竟一個大錢也不撿，把刮地皮手段施到窰子頭上來了，你還說不怕沒吃沒穿呢。」說完，氣咻咻的坐在個椅子上抽煙。

挹芬心裡自想：「真個近來起動的人少了，怪不得他著急起來。只是那些人又不似平常饞貓兒，計次算錢圖快活。看他們這些行徑喧喧赫赫的，幾曾想到鴛兒愛鈔的話來，歡喜時將鈔票成札的丟下了；有時又瞧著人似應分當差的一般，一錢不名的走了。倘伸手問他們要時，保他們不眉眼一睜說：「瞎了眼珠的，連個大人公子的身分也瞧不出來麼？」只是媽又那裡知道這些呢。」一面想，一面少不得把話磨著寡婦，又把鶴山臨走的話說給他聽了。寡婦才有了笑容。

只見一個丫鬟匆匆的送上了封信來，說是長府送來的呢。

寡婦歡歡喜喜的，想是好消息來了，將信一手搶來，亂撕亂拆的把信拉將出來。睜著眼看時，卻一字也不識，笑嘻嘻的送到挹芬面前道：「好個麻煩的公子，曲鱗般似的寫了些什麼話兒？」

你比我多識些字，看著講給我聽罷！」挹芬接來看時，卻也一個字不識，只知不是叫條子的，便道：「喚阿狗來看罷，他到底當了幾年的嫖帳，怕還識得呢。」那知把阿狗喚進來叫他看時，也是個目瞪口呆說：「這未一個不是人字麼？」寡婦一口唾沫道：「呸！識得個人字，也老著臉算是當帳的呢。」狗兒嘻嘻臉笑道：「我雖不識這些字，現放個大名公在這兒，怕什麼呢。」

看官，你道大名公是誰？便是那新取乙等知事的席終南哩。

他因誤了船期，還沒有動身，卻好來望狗兒，現在狗兒屋子裡。

寡婦忙叫狗兒領他進來。狗兒笑著出去，不多一刻，便領進個候補知事席老爺來。只見他偃偻鞠躬的向挹芬母女請了個安，嘴裡說著：「昨天來辭行，卻遇嫂孀同小姐忙著，不敢進來。

天可憐兒似的，把船期誤了，教卑職到底見著一見呢。」挹芬聽了，止不住幾乎笑將出來。寡婦道：「老爺說什麼話呢，坐著罷！我這兒有封長府長公子的信，字寫得潦草了，要請老爺看著講一遍呢。」說時，把那信紙遞給了他。

終南一聽是長公子的，將腰伸長了三尺，恭恭敬敬捧著道：

「長公子的信麼，這是九天珠玉，輕易不落人間的呢。」一壁說，一壁看，登時面色一變，呆氣勃發道：「不可說，不可說！」

挹芬見了他神氣，著急道：「有什麼不可說呢？你也講個明白啊！終南向著寡婦道：「嫂孀，你留心扶穩小姐，仔細著量去。我講出來時，小姐要大氣特氣，動千古未有之奇氣呢。」

挹芬又急又笑道：「你快擱著嚼蛆，講罷！」

終南不得已，才正襟危坐的道：「『侯門』，長公子之門也。『我』者，自謂也。『深如海』，言欲入其門如入海之難也。『從此蕭娘是外（路）人』，嗚呼，傷哉！公子不復來矣。」

挹芬這幾句原還聽得懂，不覺真個「啊呀」一聲，軟哈哈的向牀上躺下了。寡婦同狗兒卻還是個不明白，向終南道：「曉得你是個老爺了，文縷縷的掉這文。還請你簡直說了罷！」

終南沉吟著想：「我這綠豆般官兒，原是裹腳帶上帶來的。

如今窰姐兒碰了個薄倖郎，知事老爺合吃了個無花果呢，還不趕緊候補去。這窰姐兒取消了公子寵眷不要緊，我席終南倘為著腳帶關係取消了知事，便是剝膚之痛呢。」一個人呆呆的想著，那裡還理會著狗兒、沈寡婦的話。卻給狗兒向肩上一拍道：

「你怎不說話了？請你講個明白呢。」終南才定了定神，攢眉歎氣的道：「不中用了，長公子不要你家姑娘了。」說完，不住的歎息。

寡婦聽了一聽，回頭看著挹芬時，只聽挹芬喘著氣道：「這怕不是長公子寫的。但既有這信時，總有個人在那裡佈置著。

便要探個消息去，他既說了侯門似海，去也不中用。聽說那津浦車上的鄭爺鄭甘棠，昨兒進京了，倒還不如找他去罷！」終南搖頭掉文道：「鄭，小國也，介於兩大之間……」說還沒完，被寡婦搶白著道：「老爺你請便罷，我們的事要煩著你詩云子曰的，怕太屈尊了簇新知事呢。」狗兒忙將終南一拉，硬趕他出去了。

挹芬母女兩人，那天密議了幾個更次，便連夜吩咐狗兒，叫他明天請甘棠去。其實這時的甘棠，新膺寵命，累受榮階，忙著報恩酬德，奔走國事還來不及，那裡還有什麼工夫來管些閒事呢。

原來甘棠是個這時著名的幹員，他讀書的時節，讀了幾篇時務策論，很自命不凡。有一次在上海迷了個縫窮婆，覺錢塘蘇小本是同鄉，引到他自己讀書的那個學堂門口。托著縫衣補襪，一到五點鐘以後，便出來廝混。居然被他撈摸到手了，得意的了不得。還做了幾首定情詩，裡邊有兩句道：「妾自補衣郎補恨，竹籬矮凳倚斜曛。」後來被監學知道，一頓竹片，把他情人逐去，還把他

懸牌記過。他便調唆著同學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這監學專制到極點了。我們不竭力保護這『平等自由』四字，將來為奴為隸，做不成二十世紀的主人翁呢。」監學聽得這些風聲，便將他除名斥退。那時正是上海《警鐘》被封，風聲鶴唳的時候。他覺得為了縫窮婆斥退是不像志士的，便掇了個大謊，扁舟一葉，投身到個吳江朋友處，說：「虜廷指名大索，不得不棄學潛行。中原荊棘，不可久居。從此以後，將投身海外，大志不遂，誓不再回。只長途萬里，旅橐尚空哩。」

那位吳江朋友信是真話，殷懇勤勤的款待了他一夜，到明朝送了個極豐的程儀，他才歡歡喜喜的走了。後來不知怎樣便際會了這長鶴山。有一天正忙著，忽見一個人突然進來。真是：